

存现句结构及其教学

付义琴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语言文化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4)

【摘要】在汉语存现句的习得过程中,留学生常会出现一些偏误。存现句A段中介词和方位词的误用,存现句否定式使用不当以及遗漏B段动词等。分析留学生出现偏误的原因,一方面有助于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另一方面也能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母语。

【关键词】存现句;习得;偏误

【中图分类号】H14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1)02-0020-03

1 引言

存现句是表示某地/某时存在/出现/消失什么事物的句子,可分为存在句和隐现句两大类。从结构上看,由三部分构成,即:存现地点/时间+存现动词+存现主体。为研究方便,学者们通常把存现处所、存现动词和存现主体分别称为称为A段、B段和C段。

在汉语存现句的习得过程中,留学生常出现一些偏误。分析留学生出现偏误原因,一方面有助于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使学生不仅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也能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母语。下面我们挑拣几个有代表性的关于存现句结构的偏误进行分析,希望能加深我们对汉语存现句结构的认识。

2 A段存现处所中介词和方位词的误用

在汉语存现句中,除了那些命名性处所词(储泽祥,1997)^[1]外,普通名词作存现句A段后面通常都要出现方位词,而前面通常不出现介词,但留学生常常会造出如下的句子。

- (1)桌子放着一本书。
- (2)在桌子放着一本书。
- (3)在桌子上放着一本书。

例(1)的错误在于处所名词“桌子”单独使用;例(2)的错误在于“桌子”后没加方位词,而是在“桌子”前加了介词“在”;例(3)的说法本身没有问题,不过它带有特定的语用含义,在没有特定的语境下,不如“桌子上放着一本书”听起来自然。

我们知道,处所词通常是需要用介词介引的,而在存现句中,这些处所词前通常不出现介词,这是一些留学生难以理解的。

汉语的介词和方位词一向被看作不同的词类,但可以把这二者统一起来,合称为“附置词”。介词属于附置词中的前置词,方位词属于附置词中的后

置词,这二者的语法功能具有一致性,都是给动词赋予间接题元,也就是说,它要把充当间接题元的名词性成分介引给谓语动词。

Dik(1997)^[2]曾提出“联系项”理论,他认为连词、介词、格标记等都属于联系项,其作用是将两个有并列或从属关系的成分连接成一个更大的单位,并且标明两个成分之间的关系,而联系项的优先位置是在两个被联系成分之间。刘丹青(2003:72)曾打了一个比方来揭示其功能,“所谓联系项,就相当于社交场合的介绍人,当A要介绍B和C互相认识时,最自然的位置当然是站在B和C之间。”所以“联系项位于所联系的两个成分之间是最符合象似性原则的。”^[3]

在先秦汉语中,处所词后一般是不用方位词的,它通常用“于”引进放在动词之后充当补语,这样,“于”作为动词和处所名词的联系项正好处于二者中间的位置,在西汉时期,介词结构就已经开始了前移的趋势(何乐士1992a)^[4],张赅(2002)^[5]对介词结构在句中的语序变化作了全面的考察,认为这一进程直到元明时期才趋于结束。而就在介词结构大量前移的同时,方位词逐渐产生。刘丹青(2003)^[6]认为,介词结构的前移正是方位词语法化的动因,介词结构前移带来的结果便是处所题元和动词之间缺少联系项,方位词正好作为联系项空缺的补偿而出现。而方位词的语法化又进而带来处所词前“介词”的变化,何乐士(1992b)^[6]:“《世》(即《世说新语》—笔者按)中处所短语的另一种情况是以方位词为中心词,以表处所的词为定语,这在《变文》(《敦煌变文集》—笔者按)中有很大发展……这些方位词神通广大,几乎可以与任何名词组合成表处所的短语……同时,这些表处所的短语大多不用介词引进,且多数位于谓语前或句之首”。可见介词在处所词前部分消失是因为方位词部分取代了

收稿日期:2011-03-20

作者简介:付义琴(1978-),女,河南信阳人,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汉语语法。

其功能。

这样,当句中出现处所题元时,就有三种介引的方式,一是只在处所词前出现介词,一是只在处所词后出现方位词,还有一种就是处所词前有介词、后有方位词。在现代汉语中,这三种方式都存在。但使用频率是不同的,第三种的使用频率最高,覆盖面最广,第二种次之,第一种的情况通常只限于那些命名性处所词。也就是说,在方位词产生并成熟以后,处所词基本上要加上方位词,而前面的介词的地位反而降低了。那么通常在什么情况下要加介词,什么情况下不加呢?这个和处所词在句中的位置以及说话人要强调的语义重心有关。通常而言,如果处所词处于句首,不加介词的情况比较多,而如果处所词前还有主语的话,加介词的情况为多。

(4)桌子上我放了一本书。

(5)我在桌子上放了一本书。

(6)我在桌子上放了一本书,椅子上放了一个坐垫。

(7)在桌子上,我放了一本书。

例(4)的处所状语放在句首,主语放在处所词之后,处所词前没有出现介词。例(5)的处所状语放在主语之后,谓语之前,处所词前有介词“在”,后有方位词“上”,例(6)中前一分句处所词前用了介词,后一分句没有使用,其原因就是前一分句处所状语前有主语,而在后一分句中主语承前省略了。例(7)中,处所状语放在句首,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里不必使用介词,但这里仍采用了前有介词、后有方位词的结构形式,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情况有一定的特殊性,加了“在”之后,有强调处所词的含义,并且在通常情况下,处所词后会有停顿,停顿的目的也是凸显处所词的地位,关于这一点,下面我们还会提到。明白了处所词前用不用介词的大致规律,那么对于存现句A段处所词前一般不用介词就很好理解了,因为存现句中的处所词是位于句首的,行为主体在句中不出现,所以A段通常是由方位短语充当。

不过我们说存现句A段前面通常没有介词,但并不是完全排斥介词的存在,我们必须承认介词结构是能够充当存现句A段的。我们说例(3)“在桌子上放着一本书”并没有错,只是听起来不大自然,这是因为出现介词“在”常常有强调作用,储泽祥(1996)^[4]认为,“‘在’的涵盖义是‘定位性’”,处所词前用“在”有强调和突出这个地点的作用。

理论上说,任何一种存现句都不排斥处所词前

介词“在”的出现。潘文(2006:246)在对存现句A段介词使用情况考察时认为由“笼罩、弥漫、洋溢、充满、充溢、充斥”^[8]之类的动词充当B段的存现句和没有动词的存现句不能由介词词组充当A段。我们发现潘先生所指的这两种句子的描写性都比较强。关于没有动词的存现句的描写性我们下文会详细讨论。而对于B段为“笼罩、弥漫、洋溢、充满、充溢、充斥”的存现句来说,从整个句子的语义来看,不凸显其存现主体到底存在于某一场所,这类存现句的存在现体一般都是可感性稍差或较为抽象的名词,如烟雾、气氛之类,从表义上看,主要是通过存在主体对A段进行描写而不是强调对C段的定位。如:(例引自潘文(2006:246))^[8]

(8)田野里弥漫着青草的气息和浑浊的烟雾,似一张无形的网罩得他走投无路。(孙方友:《官司》)

(9)戴晓蕾轻盈地无声地溜了进来,房间里顿时充满了神秘而又恣意浪漫的妖精氛围。(池莉《来来往往》)

这些存在主体通常都有其固定的出现场所,可移性较差,外界通常不能控制其出现场地,所以这些A段的处所词通常不具有区别性,没有必要对其特别定位。

但如果我们要强调A段的区别性,以上两种类型的存现句也未必不可以加“在”。

(10)在我们的谈话中,充斥着浓浓的火药味。

(11)在他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12)在树下,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树上,一个生龙活虎的孩子。

(13)在左屋,一个花枝招展的狐狸精;在右屋,一个凶神恶煞的野老虎。

这几个句子的A段前面也有“在”,但它们同时也采用了其他手段用以强调处所词,这些A段后都有停顿,例(10)、(11)的A段都是定中结构,关于“在”的出现与否与修饰语的关系,范方莲(1963)^[9]已经有所发明,他说:“‘在’的出现似乎和修饰语有关,当名词前带修饰语时,出现‘在’的可能性就大些。”例(12)和(13)中的介词结构都是对举出现,对举出现的目的是突出其处所的区别性特征,既然处所具有区别性的特征,再用“在”来定位就自然得多。

3 存现句否定句的误用

留学生在存现句的否定式时,常常习惯于直接在相应的肯定式的B段前加否定词来实现,造成如下的句子。

(14)教室里没三十个人。

(15)院子里没有两棵树。

实际上,汉语存现句用于否定式时,存现主体C段前出现的数词常常是“一”。如:

(16)教室里没有一个人。

(17)院子里没有一棵树。

“没有”对后面的“一+(量)+名词”的否定为完全否定。石毓智(2001:37;41)^[10]认为:“较低量级的否定包括了对较高量级的否定,较高量级的否定不包括对较低量级的否定,所以可以用对较低量级的否定式来实现对较高量级的否定,而不能用较高量级的否定式来否定较低量级。”“在给定的范围内,对其中最小一个量级的否定等于对整个范围的否定。”“一”在数词中是最小的,对“一”的否定也意味着对其他大于“一”的数词的否定,所以在这里,实际上是利用对最小量级的否定来实现完全否定。

而“没有”对“非一+(量)+名词”的否定为不完全否定,是差等否定。如例(14)的“教室里没有三十个人”,并不是对教室里有人的否定,而是说教室里有,但人不到三十个,所以从语义指向上来看,是指向数量词的,而不是指向名词本身。不过,“没”的这种用法已经不是存现句了,不属于我们的研究范围。

事实上,汉语存现句的否定式使用带有很大的限制,使用范围并不象肯定式那么广泛。这是因为当存现句用于否定式时其存现主体通常具有预设性。比如就是某个地方会有什么,在通常情况下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很难猜测到,比如你第一次去一个你完全陌生的地方,你自然只会关注那里存在什么。而只有你对某一地方比较了解,推测那里可能有什么,在心里会产生一个期待,如果事实上没有,才会使用这类存现句。

(18)戴宗笑道:“兄长,你不见满江都是渔船?此间正是鱼米之乡,如何没有鲜鱼。”(《水浒传》第三十七回)

(19)她把一个瓷碗洗了又洗,这才盛来一碗白水。家里没有茶,也没有茶盅儿。(张炜《柏慧》)

例(18)中,既然是“鱼米之乡”,那么“鲜鱼”也

本应该有,可实际上没有,所以使用存现句的否定式;同样地,例(19)中,“茶”、“茶盅”本是常用之物,一般的家庭都应该有,而事实上也没有。

4 B段动词遗漏

留学生在习得汉语存现句时,有时还会遗漏存现句动词B段。如:

(20)我发现屋里一个人。

(21)教室前面的讲台上有一台电脑。

我们知道,在存现句的A段、B段、C段中,B段并不是最主要的,C段才是整个存现句的核心,关于这一点,范方莲(1963)^[9]已经指出。所以,存现句是可以没有B段的。但在现代汉语中,名词性成分充当存现句谓语是有一些限制的,它通常出现在描写性较强的场合。如:

(22)前边两面悬崖峭壁,中间一条狭狭的江面。(刘白羽《长江三日》)

(23)书房摆设陈旧,靠窗一张木板钉成的破沙发,旁边矮凳上搁着最近出版的《观察》和《知识与生活》等期刊,非常整齐,靠墙是几架书橱。(陈孝全《朱自清传》)

(24)南边的天上一团红雾。(老舍《离婚》)

(25)山下一片好风光。

没有B段动词的存现句的存现主体前面通常会出修饰性的成分,所以宋玉柱(1982)称之为“定心谓语存在句”^[11],杜瑞银(1982)称之为“定名谓语存在句”^[12]。其实存现主体前出现定语也是为了突出这种句子的描写性,所以这种句子通常用于描写性较强的场合。例(22)、(23)都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存现句共现,专门用于对场景的描写。而例(24)、(25)中的存现主体相对抽象。例(24)的“红雾”虽然也是具体事物,但相对于桌椅之类的有着明确三维的事物而言,其可感性稍弱。例(25)的“好风光”是抽象名词。这些存现主体前面只能用“一团”、“一片”之类的不定量词,这种量词不重于计量,在表义上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所以常用于描写。而上文所举的例(20)、(21)之所以不恰当,主要就是因为其中的存现句主要用于叙述而不是描写。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储泽祥.现代汉语的命名性处所词[J].中国语文,1997,5.

[2]Dik, Simon C. The Theory of Functional Grammar[M].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7.

[3]刘丹青.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何乐士.《史记》语法特点研究[A].程湘清.两汉汉语研究[C].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a.

[5]张颢.汉语介词词组词序的历史演变[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2.

[6]何乐士.敦煌变文与《世说新语》若干语法特点的比较[A].程湘清.隋唐五代汉语研究[C].济南:山东教育出(下转29页)

SHI Min-min, LU Guo-j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Jiangsu 226019*)

Abstract: With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crisis, the metaphorical terms in the economic corpus are more or less changed in numbers and frequency. In this thesis, a corpus-based approach is adopted in comparing the metaphorical terms in the present study with those in another study. In the light of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proposed by Lakoff and Johnson, the author classifies the metaphorical terms collected and makes a descrip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types, numbers and frequency. Comparing with another study, the author makes a description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Key words: Metaphor; Cross-time; Contrastive Study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22页)

版社, 1992b.

[7] 储泽祥. “在”的涵盖义与句首处所前“在”的隐现[J]. 汉语学习, 1996, 4.

[8] 潘文. 现代汉语存现句的多维研究[M].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9] 范方莲. 存在句[J]. 中国语文, 1963, 5.

[10] 石毓智. 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M].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1.

[11] 宋玉柱. 定心谓语存在句[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2, 3.

[12] 杜瑞银. “定名谓语”存在句[J]. 汉语学习, 1982, 4.

The Structure of Existential Sentence and Its Teaching

FU Yi-qin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0044*)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existential sentence acquisition foreign students often make mistakes such as the misuse of preposition and postposition, the improper use of negative form of existential sentence and the omission of the verb. Analyzing the causes of the mistakes can help us to teach foreign students, and also make us understand better our mother language.

Key words: Existential Sentence; Acquisition; Mistake

(责任编辑:张俊之)